

Perrot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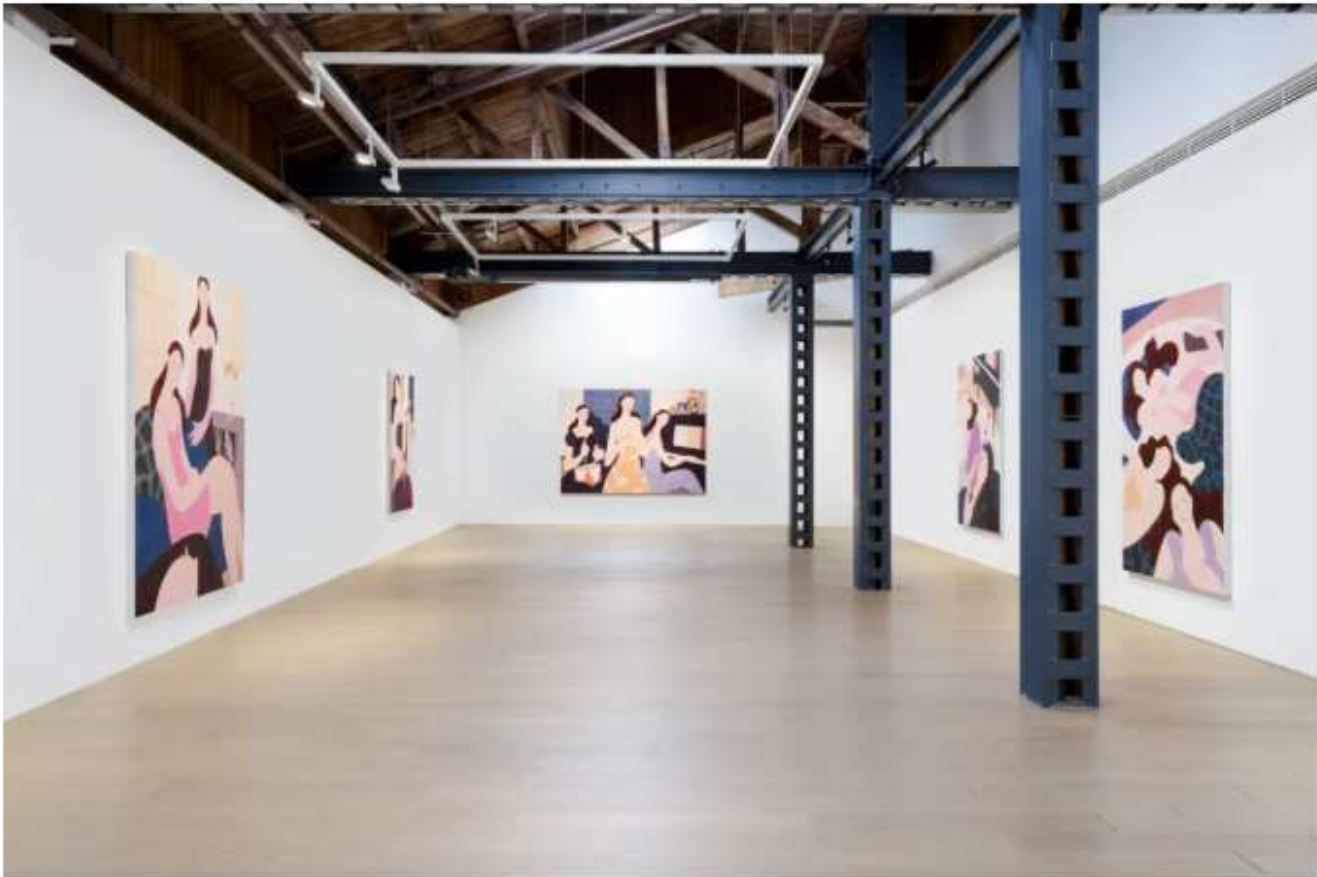
*Artnet China,*

凯莉·比曼：一场让人沉醉又疏离的“少女聚会”

*July 2025*



走近美国艺术家凯莉·比曼（Kelly Beeman）的展览“邀请”，仿佛进入到一个家庭聚会的现场，映入眼帘的是一群少女齐聚一堂。画中的少女身着各色霓裳，千姿百态。这个场面让人不禁联想起老上海电影中的情节，一种在动荡之际安逸温存的恋怀感，也像是一场记忆里久违的姐妹重聚。



凯莉·比曼，“邀请”展览现场，贝浩登（上海），2025，摄影：包梦琪，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这是这位80后“野生”艺术家在上海贝浩登空间的首次个展。生于俄克拉荷马城的比曼有着故乡赋予的探索欲望：她大学远赴纽约就读亨特学院（Hunter College）社会学系，又先后旅居玻利维亚和阿根廷，最后，她带着分离和归属的感知体验，再次回到纽约开启艺术创作。



凯莉·比曼，“邀请”展览现场，贝浩登（上海），2025，摄影：包梦琪，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时装插画出身的比曼擅长“衣衫叙事”，通过纹路、图案塑造人物个性。她所架构的女性世界是平整而唯美的。相较于凸显个体，比曼笔下的女人肉体是统一的、甚至是符号化的：纤长圆润的四肢和脖子，鹅蛋型桃粉色的脸庞，顺滑严密的头发，空洞却凛然的雷雨色眼睛。

在这组2025年的新作中，艺术家将画作的想象空间限定在了一个极短暂的时间片段，想象其中的不同机位，从而描绘“千变万化”的瞬间。变动中暗藏连贯起伏，画面之间仿佛窃窃私语。



凯莉·比曼，《跳舞的女主人》（Dancing Hostess），2025，布面油画，182.9 x 137.2 cm，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艺术家通过传统的框架式肖像构图，利用门窗、家具来搭建层次和故事，如《跳舞的女主人》（Dancing Hostess）中捕捉到女主人入席的飘逸，和远处端坐的女生的仰慕。而位居展厅中央的《演出》（The Performance）记录的则像聚会的高潮，三姐妹倾情合奏。另一组作品则通过观察角度探索时间关系，比如《上升》（Ascension #1 & #2）中，观者同画面前景里的两位少女一起仰视一位腾空悬浮于派对半空的少女，好似欢腾起舞，又或是坠梦前夕；在《音乐将尽之时》（The Music Ending）中俯视沙发上休息的少女；抑或是在派对尾声，抬头看到《睡眠咒语》（Sleep Spell）中就地入眠的慵懒少女们。观众深陷美人的诱惑和美妙假象之中。



凯莉·比曼，《睡眠咒语》（Sleep Spell），2025，布面油画，213.4 x 152.4 cm，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色彩时代感之外，这种恋怀质感再现了前拉斐尔派中对于女性符号化的某种特质，将其中女性恍惚的盈余转变成了独特的当代女性视角。这也和许多新一代正当红的女性叙事不谋而合，通过艺术史中的经典框架重新书写，比如同为贝浩登旗下的艺术家，如丹妮尔·奥查德（Danielle Orchard）、克里斯蒂娜·班班（Cristina Banban）、朴佳熙（Gahee Park），她们的创作就是如此。

不过，相较于奥查德立体主义的考量、班班对叙事性的强调，以及朴佳熙超现实主义的遐想，比曼的画面则显得更加规整、抑制。比曼风格化的处理将女性人物置于画面空间和人物心理的临界点：个体和环境变得亦此亦彼，前者变得疏离、而后者则趋于安逸。这种肢体化的环境表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巴尔蒂斯画面，通过少女肢体的摆弄呈现出环境的颓废。但比曼的少女画缺少象征手法，便不形成对于某种特定欲望的暗指，唯一只有明确“美好”寓意的万寿菊和烂漫的少女；而这种天真和浪漫下的人物疏离，反而形成了一丝独有的神秘。

在展览开幕不久，我们与这位艺术家进行了一次对谈。



凯莉·比曼，摄影：Guillaume Ziccarelli，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Q：**这次在贝浩登上海的展览呈现了一系列新作品，与你之前的创作有何不同？

**A：**这次的每件作品都以某种方式探讨时间与记忆，而每次展览我都会尝试将人物置于新的情境中，赋予它们不同的隐喻和自传性意义。与过去松散、非线性的时间表达不同，这次我选择用有始有终的故事来更线性地思考时间。我设想人物们聚集在一个房间里举行小型聚会，每幅画从不同角度或不同时刻展现她们，仿佛记录下整个夜晚的片段。

我乐于思考几分钟内可能发生的变化——比如窗外光线的色彩——以及如何在这个狭小的时空里构建故事。这种新方式源于我对一段痛苦经历的反思，以及我们对“回溯事件并拼凑因果逻辑”的执念。这批作品还融入了魔幻现实主义元素，与我过去的创作形成鲜明对比——我想以更强烈的方式探索记忆的超现实性。



凯莉·比曼，“邀请”展览现场，贝浩登（上海），2025，摄影：包梦琪，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Q：**从构思到完成，展览的主题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A：**故事围绕一场家庭聚会展开：宾客们受邀聆听音乐表演，其中一位人物唱起魅惑的海妖之歌，令所有人陷入沉睡。随后，沉睡的宾客浮向天花板。重力消失，使视角从平视转为3/4俯视，让他们得以凝视下方的场景。最后一幅画（《邀请/纪念》）既是故事的起点也是终点：观众的手伸入画中，握着一张女孩（宾客之一）的照片和万寿菊，背景是房屋剪影与暮色天空。观者同时被邀请与告别，如同那些虚幻到仿佛从未发生的经历——记忆总是充满欺骗与不可靠。



凯莉·比曼，《万寿菊》（Marigolds），2025，布面油画，152.4 x 121.9 cm，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因此，展览探讨生命中各种起点与终点，我们如何串联它们、构建叙事，甚至为痛苦的关键事件强加秩序。尽管因果逻辑常难以厘清，我们仍以线性时间观依赖记忆，编织看似合理的序列。作品中还贯穿着“从痛苦中蜕变重生”的暗线。

**Q：**上海/中国的地理位置是否有影响你的创作？你笔下扁平化的女性形象与色彩搭配让人联想到1930-40年代的上海月份牌女郎。

**A：**这些月份牌确实有趣，但并非本次创作的灵感来源——地理位置通常不会影响我的展览构思。不过，我欣赏月份牌中那些慵懒无忧的性感女性形象，它们迎合了人们对舒适与愉悦的理想化渴望。我的作品同样具有这种诱惑性，将观者引入一个似曾相识却无纷争的世界。我常探索人们逃避现实、沉溺理想与怀旧的倾向，这种联系确实存在。



凯莉·比曼，“邀请”展览现场，贝浩登（上海），2025，摄影：包梦琪，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Q：你是如何思考画内与画外的空间关系？**

**A：**画外空间是营造观看体验的机会——观众与作品的相对位置会影响其感受。画作应成为“窥视”而非“直视”的对象，需包含吸引人靠近的细节（服饰、面部纹理、颜料混合手法等）。我通过图案与光学混色打破纯色，使远观时色彩自然融合。在《邀请》中，我还运用裁剪与透视技巧强化画内外的连续性（比如延伸至画外的手臂），让观众产生参与感。画外空间也是叙事的重要部分——那些未被描绘却可感知的元素。画作应保留神秘感，这是观看的乐趣所在。



凯莉·比曼，《邀请/纪念》（Invitation / Memento），2025，布面油画，121.9 x 91.4 cm，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Q：你的作品融合时尚插画与纯艺术——如何在构图中平衡二者？它们的相似或矛盾之处是什么？你的舒适点在哪里？**

**A：**服装在我的作品中是叙事工具，为角色提供背景与趣味线索。尽管我曾是时尚插画师，但现在的创作更接近影视服装设计——服饰是故事的重要部分，能暗示天气、场合、时空等，强化画面氛围。本次展览中，重复出现的服装表明所有场景属于同一时空事件。时尚对我意义重大，因为我笔下的人物面容如面具般雷同，服装成为区分个性的方式——通过外在标记而非内在本质表达独特性。我自己就成长于四姐妹家庭，年少时曾通过服装争夺个性认同，因而我常从亲密视角出发（比如用高级时装重构家庭记忆），为服装设计赋予个人叙事。



凯莉·比曼，“邀请”展览现场，贝浩登（上海），2025，摄影：包梦琪，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Q：你常描绘风格化、沉思姿态的人物，他们单调的表情充满谜题。你如何选择主题？想传达什么情绪？**

**A：**童年学画时，我总以姐妹为模特，因此笔下人物逐渐演变为这些线性优雅、表情微妙的形式。他们虽高度程式化却也令人熟悉，如同一个大家族中可互换的成员，或扮演特定角色的演员。

我想传递宁静感与亲密连接的愉悦，激发观者的共鸣。人物神情沉静而通透，仿佛知晓画外世界的奥秘，或对其怀有真诚兴趣。

**Q：你的人物极少张嘴，但新作中出现了几例——这是否标志着你探索的新阶段？**

**A：**是的，这打破了人物一贯的沉静表情，但场景需要如此。《演出》作为故事核心，张开的嘴象征转折点。这可能预示新方向，但需待下批作品展开才能确定。目前草图显示人物将前往充满惊喜的远方，某些场景中表情或许会更丰富。



凯莉·比曼，《演出》（The Performance），2025，布面油画，182.9 x 254 cm，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Q：你曾提及人物亲密感与疏离感的张力——新作中如何协调这一点？**

**A：**我的角色从记忆与梦境般的模糊空间凝视画外——墙壁与家具抽象残缺，但我们能凭片段脑补出熟悉场景。画面空间被压平并微妙扭曲以增强超现实感，但其中总存在触发古老记忆的物件（花瓶、旧唱片架、格子毯、钢琴上的家庭照等）。在《邀请》中，观者被视为聚会的参与者，画中延伸的手臂暗示观众视角。所有作品都通过人物性感、美丽与迷离的眼神诱惑观者，而疏离感源于我创造的“无摩擦世界”——它并不真实，是对现实的逃避，也是一个永不实现的愿望。